

一

时间的沉淀让历史更加清晰呈现，岁月的磨砺让精神放射耀眼光芒。

查尼皮，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

查尼皮，一个地处滇东南蒙自东部山区的偏僻彝家小山寨。

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查尼皮村共产党员李开文家的茅草屋召开。会议由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吴澄主持，出席会议代表共17人。查尼皮也是云南省早期革命据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查尼皮的召开，使这个当时只有12户人家的彝族山寨，被喻为“云南革命的传奇之地”而永远载入了史册，革命火种以查尼皮为中心，燃遍红土高原。

在出席会议的17名代表中，吴澄是唯一的女性。一位年仅28岁的年轻女性，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二

每一次，我一踏进查尼皮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我都没法回避她凝视的目光，她就这样静静地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凝视着她深爱着并寄予厚爱的孩子。她就是吴澄。照片上的吴澄表情坚毅，目光却柔情似水。

吴澄1900年出生于昆明，字幼清，号剑秋，又名剑英、吴玉贞。从吴澄的字号和气质上，我猜想她一定出生在一个富裕而开明的家庭，这个家庭或许是书香门第，吴澄从小一定是在爱的氛围里成长；我也猜想她曾是位大家闺秀，穿着合身的旗袍坐在窗明几净的学堂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更猜想她曾是位阳光开朗聪明率真的女孩，青春美丽的身影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讲座和社团组织的活动中，接受着进步思想的洗礼。果真，在史料中看到吴澄的父亲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的书法家和农学家。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吴澄如果生活在今天可能被贴上“富二代”的标签，但当年她竟毅然化装成农家妇女来到远离城市的穷山僻壤查尼皮？这是怎样的一种引领？是怎样的一种追求？又是怎样的一种理想、信念在支撑着她的行动？

在云南省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双手工缝制的布袜，布袜旁边的标签显示：1927年吴澄为父亲做的布袜。这双布袜是吴澄留给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物品之一。

凝视着这双已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布袜，泪水悄悄漫过我的眼眶，这是一位女儿亲手为父亲做的布袜，布料仍保持着本来的灰白色，几乎看不出它已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可见它的主人对它是何等珍视，因为这是女儿吴澄留给父亲为数不多的念想。从这双布袜密密的针脚线上，可感受到女儿对父亲无言的爱，在做好这双布袜3年后，女儿牺牲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是肝肠寸断。然而，父亲既然支持女儿最初的理想与信念，必然也能理解她最后的选择与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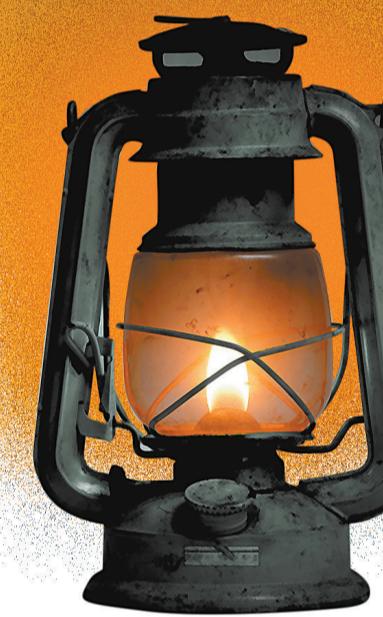
吴澄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女孩还要裹小脚的年代，那个时候女孩要想读书识字一般是奢望。但幸运的是吴澄有一位知书达理又开明的父亲，父亲支持女儿读书，从小便聪明伶俐的吴澄一路读到师范毕业，还当上了小学老师。

女儿成长的每一个脚印都与父亲的支持和引导密不可分，可以说父亲是女儿吴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父亲用爱与理解默默地支持着女儿吴澄的行动，女儿吴澄在一针一线的缝纫中表达着对父亲无言的爱……

三

信仰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924年冬天，吴澄参加了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创立的秘密团体“云南青

# 追寻理想信念的 光芒



年努力会”。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吴澄带领同学们学习新思潮，探讨妇女出路。

在那里，吴澄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一下被打开了，她意识到，妇女的出路就包含在社会的出路中，只有彻底改变这人压迫人的黑暗现实，妇女才会真的有出路。靠什么？只能靠共产党。

找到了信仰的吴澄，勇猛、机警。1926年8月，吴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7日，中共云南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建立，吴澄任特支委员。

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倒唐（唐继尧）”任务中，机智勇敢的吴澄用她与龙云夫人李培莲曾是女师同学的关系，获得了当面策动龙云的机会。1927年2月6日，龙云等人联合政变，唐继尧下台，革命运动迎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妇女终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呐喊。

但1927年底，龙云投蒋反共，革命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吴澄担任委员，负责妇运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初，吴澄被派到蒙自、个旧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吴澄和她的战友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查尼皮一带。查尼皮是彝语“嘴唇”的意思，也有一种解释为“不引人注目”。100年后的今天，回望查尼皮的光辉岁月，当时，处在萌芽阶段的中共云南党组织，选择了“不引人注目”的查尼皮是何等的智慧且深思熟虑。查尼皮交通便利，它虽然隐藏在哀牢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但距离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的交会处——碧色寨火车站不远。碧色寨是两条铁路的中枢枢纽，是当年这两条铁路上最繁忙最热闹的特级火车站，也是铁路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碧色寨火车站最繁荣时有近2000名工人从事铁路搬运等工作。当年地下党人乘火车到了碧色寨后走山间小路去查尼皮。查尼皮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是

吴澄牺牲时，年仅30岁。

每一次凝视吴澄的照片，在与她的目光的交流中，我常想，如果反动派的屠刀不把她的生命定格在30岁上，那么今天，这位世纪老人的目光一定是慈祥中透着坚毅和柔情的。

历史使人明智，也催人奋进。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反动派只能杀害革命者的身躯。革命者的思想，似星星之火；革命者不屈的身姿，永远年轻！

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倒唐（唐继尧）”任务中，机智勇敢的吴澄用她与龙云夫人李培莲曾是女师同学的关系，获得了当面策动龙云的机会。1927年2月6日，龙云等人联合政变，唐继尧下台，革命运动迎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妇女终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呐喊。

但1927年底，龙云投蒋反共，革命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吴澄担任委员，负责妇运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初，吴澄被派到蒙自、个旧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教我最基本的步子，舞州人总是热衷于给予对方恰到好处的热情。那晚篝火燃起来的形状很好，一阵一阵的风把火的温度带到我们脸上，大家沉浸在熟悉的彝族舞曲中，偶有老人拿着摇了反光片的月琴弹奏，琴头上的五色毛线小球，就在弹簧的托举下三五成群颤动起来，往左一步，往右一步，再往左三步，这是我最早习得的三踩脚步调，至今不忘。如果是初次观看三踩脚，这样的舞步总会引起迷惑，往左走两步，又往右退两步，乍一看只是原地转圈，顿觉无聊，就在目光移开的一段时间里，不知怎的，一群人居然已经绕过大半个圆。

说是跳脚，但已少有人在“跳”，而是围成一圈，按照圆形轨迹信步走着。队伍排列得疏松，每个人至少间隔一米，这样的动态距离方便那些想插入或者离开的人。如果有人离开，身前身后的人仍像两扇水帘一样合流，吞并空缺。进出由人，一个圆总不会长时间出现缺口，只会保持微妙的平衡。想起小时候在彝人古镇篝火前看人跳三踩脚，远不及大人的我甩开父母，跑去圆形队伍的另一边，怯怯地站在外围，深吸一口气，往前靠一步，就有人牵住了我的手，嘴上念着：“左，右，左左左。”

这般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就从三踩脚疏密有序的步伐里展露出来，同月琴、三弦和笛声一起，交融在篝火照拂的夜空中。

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倒唐（唐继尧）”任务中，机智勇敢的吴澄用她与龙云夫人李培莲曾是女师同学的关系，获得了当面策动龙云的机会。1927年2月6日，龙云等人联合政变，唐继尧下台，革命运动迎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妇女终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呐喊。

但1927年底，龙云投蒋反共，革命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吴澄担任委员，负责妇运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初，吴澄被派到蒙自、个旧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最便捷和最易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查尼皮质朴的村民为中共云南党组织正处在萌芽中的伟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崇山峻岭的偏僻彝族村寨查尼皮，年轻的吴澄常常女扮男装，穿着土布、麻布衣裳，学习民族语言，吃住就在农民家里。红土高原查尼皮灿烂的阳光贪婪地吻过吴澄白皙的肌肤，当吴澄的肤色也如查尼皮人一样黝黑时，查尼皮人早把吴澄当成了自家的姐妹……查尼皮充满希冀地向年轻的中共党组织敞开了热忱的怀抱，让在当时处在严峻形势下的党组织找到了一方尚为宁静的港湾。

1928年10月13日，这是一个永远载入中共云南党组织的光荣历史的日子。这一天，从查尼皮村共产党员李开文家的茅草屋里飘出了《国际歌》的歌声。

昏暗的马灯下、火塘周围，吴澄、吴少默、李鑫、杜涛等17名党代表正式召开了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由吴澄主持。代表们斗志昂扬，马灯熠熠闪光，这是革命的希望之光呀。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决议，选举了云南省临时委员会领导。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一盏小马灯点燃了无数穷苦百姓的希望之火……

四

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1928年深秋，由于形势的变化，吴澄又转移回昆明开展工作。而此时的李国柱由苏联莫斯科回到云南，担任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和团省委书记的职务，吴澄协助他在机关工作。

共同的理想信念，使他们的爱情之花结出了果实，他们成了革命伴侣。从此，吴澄化装成普通的家庭妇女，以做家务和针线活作掩护，常常冒险出入市区领导地下工作。吴澄与李国柱秘密编辑发行了《斗争》《工农兵》《赤光》等刊物，还与李国柱共同用剑英、克内的笔名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生命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于1848年欧洲革命前所创作的格言诗，正是吴澄和李国柱伟大而悲壮的一生的写照……

1930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吴澄和李国柱夫妇在昆明被捕。敌人从这对“共党要犯”身上获取情报，对他们施以惨无人道的种种酷刑，面对严刑拷打，已身怀有孕的吴澄意志坚定，继续斗争。狱中的吴澄和李国柱虽然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咫尺天涯。早已视死如归的吴澄剪下自己一束乌黑的头发，又咬破手指在白手绢上用血画了一颗鲜红的心，托人转交给关在另一牢房的丈夫，只留下一句话：“相信你会把它珍藏到最后一刻，并随你长眠。”

1930年12月31日，中共云南组织的优秀领导人王德三、张经丞、李国柱、吴澄携手肩，肩并肩，在凛冽的寒风中，昂首挺胸，共赴刑场。他们用最宝贵的生命实践了“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涂染遍”，这个“我们”是连同那个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共产党人的后代。

吴澄牺牲时，年仅30岁。

每一次凝视吴澄的照片，在与她的目光的交流中，我常想，如果反动派的屠刀不把她的生命定格在30岁上，那么今天，这位世纪老人的目光一定是慈祥中透着坚毅和柔情的。

历史使人明智，也催人奋进。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反动派只能杀害革命者的身躯。革命者的思想，似星星之火；革命者不屈的身姿，永远年轻！

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倒唐（唐继尧）”任务中，机智勇敢的吴澄用她与龙云夫人李培莲曾是女师同学的关系，获得了当面策动龙云的机会。1927年2月6日，龙云等人联合政变，唐继尧下台，革命运动迎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妇女终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呐喊。

但1927年底，龙云投蒋反共，革命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吴澄担任委员，负责妇运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初，吴澄被派到蒙自、个旧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教我最基本的步子，舞州人总是热衷于给予对方恰到好处的热情。那晚篝火燃起来的形状很好，一阵一阵的风把火的温度带到我们脸上，大家沉浸在熟悉的彝族舞曲中，偶有老人拿着摇了反光片的月琴弹奏，琴头上的五色毛线小球，就在弹簧的托举下三五成群颤动起来，往左一步，往右一步，再往左三步，这是我最早习得的三踩脚步调，至今不忘。如果是初次观看三踩脚，这样的舞步总会引起迷惑，往左走两步，又往右退两步，乍一看只是原地转圈，顿觉无聊，就在目光移开的一段时间里，不知怎的，一群人居然已经绕过大半个圆。

说是跳脚，但已少有人在“跳”，而是围成一圈，按照圆形轨迹信步走着。队伍排列得疏松，每个人至少间隔一米，这样的动态距离方便那些想插入或者离开的人。如果有人离开，身前身后的人仍像两扇水帘一样合流，吞并空缺。进出由人，一个圆总不会长时间出现缺口，只会保持微妙的平衡。想起小时候在彝人古镇篝火前看人跳三踩脚，远不及大人的我甩开父母，跑去圆形队伍的另一边，怯怯地站在外围，深吸一口气，往前靠一步，就有人牵住了我的手，嘴上念着：“左，右，左左左。”

这般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就从三踩脚疏密有序的步伐里展露出来，同月琴、三弦和笛声一起，交融在篝火照拂的夜空中。

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倒唐（唐继尧）”任务中，机智勇敢的吴澄用她与龙云夫人李培莲曾是女师同学的关系，获得了当面策动龙云的机会。1927年2月6日，龙云等人联合政变，唐继尧下台，革命运动迎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妇女终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呐喊。

但1927年底，龙云投蒋反共，革命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吴澄担任委员，负责妇运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初，吴澄被派到蒙自、个旧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他们在鸡鸣三省的村庄

播种星星和太阳  
纺车流淌优美的声线  
音律拨动他们的心房

风雨如磐暗故园

老百姓的日子掉进了苦难

革命洪流遭遇反革命恶浪

他们前仆后继

誓死改天换地

身躯倒下成山冈

气贯长虹化辉煌

绿水青山美如画

英雄生命开鲜花

# 大国重器的精神密码

吕翼 刘建忠

混凝土——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每一项水电工程，都是现代文明与自然环境的结合。而这一结合的过程，无不充斥着生态挑战，这项“超级工程”尤甚。建设者们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把生态环境措施落实到位，不打任何折扣。青黛的山林，株株繁茂竹茂，生机盎然，与碧波粼粼的高峡平湖交相辉映，尽展绿色魅力。

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终于成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水电站，从1958年的国家计划，到2017年的全面开工，再到2021年首批机组发电，却让我们整整等待了60多年。从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国民政府派出的专家组，到热衷于金沙江航运开发的荷兰专家蒲德利；从率领船队开展试航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委派万宗督察，到三次到白鹤滩和红石岩考察的“抗日名将”张冲……金沙江的开发和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背后，还有很多人，为之耗尽心血。

进入21世纪，国家正式将白鹤滩水电站预可行性研究工作列入原国家水电前期工作计划。2002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开发建设拉开了序幕。同年，国家明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为项目业主。受三峡集团公司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了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

此后的8年时间，白鹤滩水电站已经历从预可行性研究到全面进入可行性研究的阶段。一直到2011年1月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禁止在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的通告》之后又经历艰难的6年时间，白鹤滩水电站主体工程才于2017年8月3日全面开工建设。

2018年10月27日，白鹤滩水电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首台导水机构在哈尔滨通过验收。验收结果表明，导水机构各项关键尺寸及技术参数均符合设计图纸及技术规范要求，达到精品标准。

2019年1月12日，全球在建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使用的首个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转轮，在东方电机白鹤滩转轮加工厂完工。这个高3.92米、直径8.62米、重达350吨的金属结构都得由“七仙女”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大坝“生命线”。

操控“七仙女”的是由36名女工组成的“娘子军”。孙明超说。孙明超说的“七仙女”就是大坝空上的7台颜色各异的缆机。每至晨昏，气雾氤氲，萦绕峰峦，“七仙女”穿梭往来，成了高山峡谷间的亮丽风景线。“七仙女”采用高、低线双层布置，高线3台、低线4台，塔架高度相当于25层楼高，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塔架最高的缆索式起重机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缆索式起重机群。作为电站大坝材料吊运的“空中走廊”，81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12.6万吨的金属结构都得由“七仙女”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大坝“生命线”。

操控“七仙女”的是由36名女工组成的“娘子军”。孙明超介绍说，缆机操作强度大、枯燥乏味，要求操作者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曾有操作员刚开始操作时，因压力大，坐在缆机轨道上崩溃大哭。其实，像这样的“娘子军”在白鹤滩水电站比比皆是。

“明星员工”贾先政严谨细致、洞察秋毫，在嘈杂的生产施工现场辨识出设备偶然的异音；趋势分析小组成员鲍友洪、李兴莲精耕细作，拆毫厘剖厘，练就了和数字“对话”的高超本领；用脚步丈量厂房的“徒步者